

错着错着错着，就对了

——华应龙老师的“化错”智慧

江兴代

“错着错着错着，就对了。”第一次听华应龙老师这么说，不少人都愣了一下，随即会心一笑。这话听起来像绕口令，可在他的数学课堂上，它真真切切地发生着。

华老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课堂上最让人头疼的“差错”，变成了最宝贵的教学资源。这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而是一套实实在在的教育理念——“化错教育”。

为什么错是“对”的开始

课堂上，学生最怕的就是出错。举手怕答错，做题怕做错，考试怕扣分。可华老师偏偏说，差错是宝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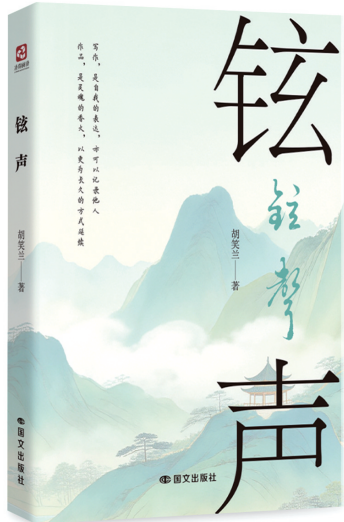
仔细想想，确实如此。皮亚杰说过，学习是“同化”与“顺应”的过程，而差错恰恰发生在旧经验与新认知的冲突地带。一个孩子把“ $1/2 + 1/3$ ”算成“ $2/5$ ”，他不是胡闹，也不是粗心，而是在用整数加法的老办法去解决分数加法的新问题——“分子加分子，分母加分母”，这是他自以为对的道理。

这个“错”，恰恰暴露了他思维的路径，也正好是认知重构的入口。

如果一个人从不出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他早就会了，二是他根本没动脑子。所以，课堂上的差错，不是教学的失败，而是思维正在发生的信号。没有差错作为参照，正确答案就成了机械记忆，而非真知灼见。

《铉声》是作家胡笑兰新著随笔集，既有突出的当代现实主义精神，亦兼具古典浪漫主义情怀。

胡笑兰随笔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扎根中国大地的温和而坚韧的人文主义阐扬。作家以普通人为主角，以现实经验为砖石，以哲思为梁柱，筑起一座联通个体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桥梁。其力量不在宏大宣言，而在有呼吸、有温度、有来处亦有去向的人物、自然、生活的诸多细节之中。作者拒绝空泛抒情，坚持“随笔是最接



《铉声》 胡笑兰著
国文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

怎样让错成为“对”的阶梯

在华老师的班上，错题不是被红叉叉掉就完事了。

他会把学生的错题拿出来，不是批评，而是像分享宝贝一样：“来，我们看看这位同学的思路，很有意思！”然后带着全班一起琢磨：这个想法走到哪里走不通了？卡在哪儿了？离正确答案还差几步？

一堂数学课，就这样变成了“思维探案”课。学生要做的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当侦探，去发现“这条路为什么走不通”。等他们真正弄明白了，那道题也就真正学会了。数学思维的美妙，往往就在“这样走为什么不通”的反证中被真正理解。

犯错的孩子，不但不挨批，反而因为贡献了一个“好问题”而被看见、被尊重。其他孩子呢，也跟着想了一遍，印象比听正确答案深得多。华老师的“化错”，就是把差错当作“思维样本”来展示，让犯错者不再羞愧，让旁观者获得警示。

教师如何当好“化错”的引路人

道理好懂，做到不容易。华老师的做法，给我们三点启发：

第一，容错——让学生敢说。

很多孩子不是不会，是不敢说。怕说错了丢人，怕被笑话。老师的态度决定了这一切。如果学生说错了，老师的第一反应是好奇地问“你是怎么想的”，而不是皱眉叹气，慢慢地，

孩子就知道：原来课堂上是可以犯错的。容错，就是要营造一种氛围，让学生敢于把不成熟的想法说出来，课堂才会有真实的思维流动。

第二，辨错——看懂背后的想法。

同样一道错题，不同的孩子错法不一样。有的孩子是概念没搞清楚，有的是被老思路带跑了，有的是粗心。原因不同，帮助的方法就不同。华老师常说，要读懂孩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材施教，不在于给不同学生布置不同题目，而在于面对同一个“差错”时，读懂不同孩子思维背后的独特逻辑，对症下药。

第三，化错——把错变成全班的学习资源。

一个孩子犯的错，往往是全班孩子共同的困惑。把它拿出来，大家一起分析、讨论、修正，这个“化错”的过程，比直接讲十遍正确答案都管用。从“容错”到“辨错”再到“化错”，这三步走下来，错误就不再是羞耻的印记，而成了全班共同进步的阶梯。

而要做到这三点，光有方法是不够的。华老师常年在课堂上践行“错着错着错着，就对了”，这背后是一种教育的坚持与坚韧——面对学生的错误，不急躁、不放弃，一次次把“错”掰开揉碎了讲；也是一种执着与自信——相信每个错误里都藏着生长的种子，相信自己的课堂经得起“错”的考验。这份底气，正是他高超课堂驾驭能力的体现。

错着错着错着，就对了。

华应龙老师的“化错教育”，说到底，就是把人当人教。

孩子不是知识的容器，不是做题的机器。他们是正在学习的人，是会思考、会走弯路、会从弯路上学到东西的人。课堂也不该是正确答案的流水线。课堂是孩子敢想敢说、敢错敢改的地方。在这里，学生收获的将不只是数学知识，更是一种面对未知的勇气和智慧。

错着错着错着，就对了——因为每一次试错，都在为“对”铺路。

这不仅是数学课堂的道理。想想看，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跌跌撞撞中长大的。第一次骑车会摔倒，第一次做饭会烧糊，第一次上台会忘词。可正是这些“错”，教会了我们平衡、火候和从容。华老师用一堂数学课告诉孩子：错误不可怕，它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一个在课堂上不怕犯错的孩子，长大后才会敢于尝试、敢于创新、敢于走别人没走过的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化错教育”教的何止是数学？它教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允许自己暂时不对，相信自己在慢慢变对。而华老师那句“错着错着错着，就对了”，既是说给学生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它背后，是一位教育者日复一日的坚持与坚韧，执着与自信。这份底气，足以支撑一个孩子走很远很远的路，也足以支撑一位老师在教育这条路上，走得从容而坚定。



私人视阈的精神脉动

——胡笑兰随笔集《铉声》

周思明

近日常真实的写作形式”，强调文字须“带着生命的体温”叙世情、写心灵。在随笔《父亲的香云纱》中，作品“透过飘渺的岁月，带着温热的呼吸”回忆父亲；《遥远的麦香》中描述的自然生物存在的细节，使得人与自然、历史与时代、人性与命运水乳交融、同步可触。

胡笑兰擅长以微小物象承载厚重情感。随笔《蕉窗明月》中的月色之美、《陌上草木》的草木色香，以及父亲“眯细着眼睛品咂过往”的神态、“客家茶饭”里透出原生态味道等的描述，将视觉、听觉、味觉等多元因素打通，从而造成艺术上的“通感”。这些细节，非静态描写，而是“观察→体会→艺术表现”的闭环结果，使情感不流于套路，风物不陷于空泛。作者明确主张“写随笔不独是写自己，而是围绕着自己这个‘核’来展开对大千世界、各种人事的书写”，由此形成“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辨”的双向映照结构。与其《拾花记》类同，《铉声》语言干净克制，善用短句与动词，以轻写重，强调

亲历性与体温感，凸显超脱旁观与闲适笔调。

《铉声》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带着生命的体温，用有温度的文字叙世事、道世情、写心灵。做到这点不易，需对所写人和事有深刻的认识与体验。胡笑兰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告诉人们，写随笔不独是写自己，而是围绕着自己这个“核”来展开对大千世界、各种人事的书写，从而让读者领会到个体与民族、命运与灵魂、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和统一的微妙关系。顺便科普一下，这部随笔集以“铉声”为书名，其寓意可追溯至古文语境，系指金属制铉发出的声音，带有古典意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铉声》的第二、第三、第四辑“诗词稀音”“戏剧余韵”“漫笔偶拾”中，针对一些戏剧与文学作品，展开颇具作家批评特点的评论。胡笑兰的评论主体性突出，文本往往以创作者身份融入个人经验，强调在场感。她的批评文字，辄与创作互文，构成动态对话，创作与批评交融，抒写自我感受。出于作家批评

惯性，她的批评文字具有反理论化倾向，既不从某种理论出发，也不服膺于某种理论，而以创作经验与生命体验为依循，以直觉感悟方式深入文本，阐释与挖掘其中的形象情感意蕴，彰显文本细读与及物审美特点。文本细读是其开展批评的首要前提，以自身感悟与切身体验把握评论对象，阐发评论者的独特洞见，表达对社会、人生及现实的认知。凡此种种，便构成了《铉声》的美学风格，使之臻达“她”的独特艺术境界。

要之，《铉声》，以人为根基，个体经验为切口，民族心灵史为纵深，强调“真实即底线、体温即笔墨、小人物即大历史”，进而形成兼具现实厚度与哲思锐度的独特文本。胡笑兰随笔有质感，富情感，文笔细腻、鲜活生动，写出了时代感与烟火气。她在古典文学中浸淫既久，用笔隽永凝练，具有一种辨识度较高的个性风格神韵。胡笑兰随笔固然是个体自我的抒写，但也是连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中国经验表述，是蕴含中国历史文化和精神特征的文本呈现。这样的书写，包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现在面临的问题和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做法血脉相通。这样说来，上至五千年悠久历史中的典型人物和事迹，下至现实社会中人们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奋斗打拼的新奇经历，都是值得书写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的传达。